



NAME AND ADDRESS HERE

父母和旅行，都是天賜的最好礼物。

一次旅行遇见整个世界

[美]康薇秋 (Autumn Cornwell) 著
乔云 译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一次旅行遇见整个世界

Carpe Diem

[美]康薇秋 (Autumn Cornwell) 著

乔云 译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次旅行遇见整个世界 / (美) 康薇秋著; 乔云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9.5

书名原文: Carpe Diem

ISBN 978-7-5086-1492-2

I. 一… II. ①康… ②乔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5524 号

CARPE DIEM by AUTUMN CORNWELL

© 2007 by AUTUMN CORNWEL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© 2009 SHANGHAI INSIGHT COMMUNICATIONS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一次旅行遇见整个世界

YICI LÜXING YUJIAN ZHENGGE SHIJIE

著 者: [美] 康薇秋

译 者: 乔 云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7.75 字 数: 12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09-2161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1492-2/I · 86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264000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264033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- 第一部 在美国 001
- 第二部 马亚西亚 037
- 第三部 柬埔寨 085
- 第四部 老挝 151
- 第五部 我要去向何方? 223

1



第一部 在美国

第一章

你的人生你做主

在我们家，晚饭后一小时是雷打不动的自省时间：仔细回顾今天做过的事，再定下明天的目标。（我妈常说：本杰明·富兰克林能从中受益，咱们也能。）一天晚上，恰好在这段时间，有个包裹送来了……

当时我们都坐在客厅。我最喜欢的房间就是客厅了。这儿有石砌的壁炉，书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。一切都井然有序，就像从一数到十。客厅里没有电视——因为看电视等于“幻想过着别人的生活”。爸爸在校对他的新书《两千个窍门，教您提高效率》，妈妈在记她的英才日志。我呢，在制定我的人生目标。已经写了这么多了：

韦莎·斯柏的人生目标

1. 成为西雅图英才预科学校的毕业生代表，发表告别演说（平均分不低于5.3）。
2. 获得韦莎精英女子学院的博士学位（专业待定）——当然，还有韦莎学院的优等生荣誉证书，谁让这学校和我同名呢！
3. 二十五岁前，和一米九五的金发医生（或法官）恋爱、结婚；三十五岁前生三个孩子（两女一男）。
4. 在三十七岁前出版一本在某领域（待定）有决定性意义的书。
5. 获得普利策奖。

当天让我劳神的是第二号目标。从今天到进研究生院只有区区六年，我真是一分钟都耽搁不起了。

知道我为什么有希望成为毕业生代表吗？我不是天才，也没有超高的智商；但是不怕，只要我按照大写的P——也就是“计划”——行事……（路易斯·巴斯滕说过：“机会向来只垂青有准备的人。”）在

西雅图英才预科学校，我的竞争对手是温迪。这家伙从不计划——她一向拖拖拉拉，最后临时抱佛脚。她不过是记性好，过目不忘罢了。在谁当毕业生代表这件事上，我俩难分伯仲——仅在目前而已。

当然我还有些人生目标是不能给爸妈看的。比如第一任男朋友。其实我早有人选了：约翰·派普。倒不是说我爸妈可能不喜欢他。西雅图英才预科学校原本只收女生，他属于学校转型后录取的第一批男生。他个子高高的，金发，穿衣都是红黄蓝色系，他的理想是做个神经科医生。他脸上只长了几颗不起眼的痘痘，而且托激光手术的福，老早就不戴大厚眼镜了。他就是我心中的男朋友形象嘛。可惜的是，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大活人和他同校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一旦开始一个计划，就必须达到目标。哪怕我爸妈都一口咬定：如果我想进常春藤联盟大学，就铁定没时间交男朋友。

我妈说：“男朋友就像自来水，随时随地都能找。进A类大学的机会可是一辈子才一次啊。”

我忍住了，没去纠正她的说法。水是随时都有——但万一不巧在撒哈拉沙漠安营扎寨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“看看怎么样？”我把写好的目标递给我妈，她扫了一眼就还给我了。

“普利策之后呢？韦莎，往大里想。”

我想了想，又加上第六号人生目标：“建立韦莎·斯柏增值基金，以我的亲身经历，为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规划人生的培训。”写完又递给我妈。这游戏两人玩刚好！

我妈大笑。“很不错！这才是大目标嘛。这练习很有意思吧。W·克莱门·史东不是么，‘要瞄准月亮。就算失手了，也能摘到星星’，定目标就是瞄准。现在的孩子没几个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的。没方向就等于随波逐流。莉莉丝的女儿到现在还没申请大学呢——都高三了！难怪她急得都要发神经了。”说着我妈拍了拍我的

手，“当父母的哪能都那么好命，有我们韦莎这样的女儿啊。”

我妈原本是个人生教练（专门帮人制订计划和解决问题的）。我一出生，她就做起了全职妈妈。按她的说法，“我是跳槽：从人生教练变成了韦莎的教练。”

这年头，这也等于一份全职工作呢。

其实呢，我对每晚上演的老一套——或者说每晚都展望未来——也不太上心。说真的，这多少有点傻，也不是我消磨时间的首选。但起码它让我做事更有条理。

既然我把目标定到了常春藤大学，就不能孤军奋战。阿宝，我的好朋友也是学友之一，每月来我家参加一次自省，好让我妈帮她在日计划、周计划和月计划上把把关。阿宝也需要多方支援，因为她爸妈是超级体育迷，满脑子都是她三个哥哥的高校足球、篮球联赛，对她的学业却毫不关心。要不是我们几个朋友的支持加上我妈的教导，她老早就让国家荣誉社团（我们的校社团）给踢出去了。

我列好了选读物理学博士的优缺点，正准备列考古学的，阿宝的短信来了：你问了吗？

我清了清喉咙。“唔，我想周五晚上翘一节微积分辅导课去舞会行吗？”倒不是有男生邀请我们去——我们四个每次都跳“女生四位一体”，就像多喜欢这种跳法似的。男生止步，谢谢。我才不在乎你们呢——我也不在乎温迪向来是男生首选。向来是！

爸爸从书稿上抬起头。我爸是个既专业又高效的咨询顾问。公司和工厂聘他去帮忙找出在哪个环节上浪费了时间、金钱、人力，然后改善。他用业余时间写书。这本是他第二部书，第一部是和我妈合著的：《常做计划，绝非坏事》。

“你刚才说什么了吗？”我爸问，一边啪嗒啪嗒按着自动铅笔。

我妈放下手里的笔。“舞会在哪儿？”

问题就出在这：“在公立中学。”没等我妈说话，我急忙使出最后一招：“阿宝，劳蕾，还有丹妮的爸妈都让去。”丹妮么，其实是她爸妈逼着她去。他们觉得丹妮缺乏社交能力，有必要多多练习如何与异

性相处。

“你也知道，我和你爸对公立中学那些活动是什么看法。不是不让你玩——你当然比谁都有资格玩。”

“你们放心……”

“韦莎，我们对您当然放心。但是对公立中学那帮孩子，没法放心。”

又来了。

“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们不会命令你。”我妈继续说，“你自己拿主意，你爸和我都支持。对不对，莱奥？莱奥？”

“对，对。你自己拿主意。”

我最受不了这个了。有这样的爸妈就这点不好：你从骨子里注定了不能让他们失望。

“让我想想。”我说。其实谁都知道，我还能拿什么“主意”呢。我最见不得他们失望的样子了。

爸妈各自去忙日志和书了，我发信息给阿宝：他们不同意。早跟你说了。

这时门铃响了。“没人说过要来，是吧？”我妈不太高兴地问。

我和爸都摇头。反省时间可是严禁打扰的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我妈从椅子上威严地站起身，那把椅子又大又软，仿佛把她整个人都吞下去了。

我妈虽然只有一米五七，气势可足有一米八——还得加顶王冠。她看似小鸟依人，内心却是钢铁铸就的——其实她一点儿也不像表面那么柔弱。我爸只比我妈高几厘米，一头倔强的金褐色头发剪得短短的。他眼睛是淡蓝色，脸上有些雀斑，结实的体形在他这个年龄算很理想了——那是每天八公里慢跑外加戒掉啤酒的功劳。我究竟是从哪儿继承了一米七七的瘦高个头，还有深褐色的头发、眼睛，遗传学家有得研究了。

妈妈拿进来一个贴满外国邮票的牛皮纸大信封，放在咖啡桌茶具边上。

“韦莎，给你的UPS快件。”

给我的？谁会发快件给我呢？我定制的下学年个性日历早就到货了。我在“规划人生”网站上还买过别的吗？

我妈在冲袋泡茶。我们家没有含咖啡因的饮料（妈妈总说“咱们的精神头儿来自干完漂亮活儿的兴奋劲”）。

“谁寄来的，艾尔茜？”我爸头也不抬地问。

“是你妈妈。”我妈简短地说完，把寄信地址拿给他看：戈德·斯柏。

啪的一声，《两千个窍门，教您提高效率》掉在了地上。接着，一把碳酸钙咀嚼片进了我爸嘴里。我爸前胸口袋里一直装着碳酸钙片，任何情绪波动都会引发他烧心的老毛病——尤其是戈德奶奶带来的情绪波动。爸爸说是因为胃酸倒流，而妈妈却说是心理不适导致的生理反应。

“她想干吗？别告诉我她要上咱们这儿来。”他飞快地嚼着，嘴角都是白色的钙。

我抹掉包裹上的雨水，看了看邮戳。“是马来西亚寄来的。”邮戳日期是四月一日——我的生日，都过去一个半月了。

爸爸小声打了个嗝。

我用餐刀划开大信封，里面有个白色信封，还有张用树皮纸浆做的卡片，上面贴着麦粒和黑米，组成恒星爆炸的图案。我打开卡片大声念道：“生日快乐，丫头！没想到吧，这次礼物准时送达！知道吗？十六岁生日可是件大事。打开白色信封吧。”

信封里是张往返机票，目的地是新加坡。

“哒啦！暑假背包游，费用全包——跟我去马来西亚、柬埔寨，还有老挝！让东南亚带给你意外的惊喜！背上几样行李，申请个护照，准备来次毕生难忘的探险之旅吧……”我没念完，已经呆住了。

“明显是戈德式玩笑。”妈妈拿起英才日志，又开始用钢笔写了。（用钢笔是她仅有的一个低效习惯。）

“但机票像真的。”我说。

“唉，她肯定有什么想法，我有感觉。”我爸揉着胃说。

可怜的老爸。他是养子，六岁那年他的养父就去世了，养



母——也就是戈德奶奶，从此变得很反常——开始流浪。她经常无缘无故地消失好几天，在西雅图那些个破破烂烂的地方，和一帮破衣烂衫的艺术家们一起，喝得大醉。我爸只好早早当家。他穿套蓝色西装，自己找保姆、辞保姆，自己打扫房间，甚至管账。妈妈说他当年是“绝无仅有的，患上‘父母没用综合征’的小孩”：大人不顶事，孩子要过上还算正常的生活，就别无选择，必须自己管好一切。遇到妈妈后，爸爸总算能松口气，把重担交给一个女人了——比他自己更偏A型性格的女人：一个效率专家和人生教练。简直是天作之合。（其实是文具店撮合的。在那家店里，他俩同时抓住了同一本即时贴。）

“咱们就道个谢，谢绝她的好意。她这个年龄也该明白些事理了。”妈妈说着，把茶杯往碟子里一放，茶杯果断地“叮”了一声。她冲我笑笑，露出两个酒窝。“戈德不明白一个天才学生的责任。”我妈坚持说我有天才，即使她很清楚我的好成绩都来自完美的计划。

但是，我从没见过戈德奶奶，哪怕一张照片——爸爸说“忘了放在哪了”。（很可疑，他连袜子都按颜色分类呢。）我只知道她算是个流浪艺术家。我每年都收到她的生日礼物，虽然经常迟到五个月之久。八岁那年是一个越南产的水母形帽子。十岁时收到一对芥黄色的摩洛哥尖角拖鞋。十二岁那年收到一个超大的皮制树袋熊。十五岁的礼物是一幅“抽象拼贴画”，是用橡皮球和十五根饮料搅拌棍做成的。还有长长的长途电话，全部是从第三世界国家打来的，听筒里总是有嗞嗞啦啦的噪音和空洞的咔哒声。

“怪事，”我把机票放回信封。“不明白她为啥要寄……”

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
第二章

奶奶从不敲诈

是戈德奶奶从马六甲打来的，接听方付费。她身为艺术家，时间算得还真不差。她非得让我们用免提，爸爸只得又抓了把碳酸钙片嚼着。奶奶兴高采烈的声音在咖啡桌上响起，扑面而来。她总是有多大声就喊多响。

“我猜猜看，现在是反射时间。我的小菜奥纳多可好啊？”

爸爸最不喜欢他的花哨名字，所以一直让人叫他莱奥，但戈德奶奶依然故我。

“是反省时间。”爸爸压着声音说。

电话里响起一串沙哑的笑声，接着：“生日快乐，丫头！十六岁花季，感觉怎么样？”还没等我回答，又问：“有人吻过你了吗？”

“等她大学毕业，有的是时间交男朋友，戈德。”妈妈说得很礼貌，一边强压着火。

“丢人。十六岁花季，还没吻过。怎么庆祝的，告诉我至少开了个大派对吧。”

妈妈说：“韦莎参加了三门拉丁文课考试，然后跟几个要好的女孩子搞个私人聚会。都是班上……”

“跟女孩子，呸。”

妈妈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

“丫头，喜欢我送的礼物吗？”

我还没说话，妈妈先开口了。她脸上的笑像是造型师给摆出来的，两个酒窝就像火山口。“戈德，让你费心了。这次没迟到五个月，才一个半月。可惜旅行不在我们的计划表里。”

“表？什么表？”

“韦莎的暑假老早就计划好了。计划表包括高级英语，高级拉丁文夏令营，亚分子理论课……”

“那怎么了，她今年暑假落下的可以明年补上嘛。”

醒醒吧奶奶！我明年后年的暑假也早早计划好了，而且计划得很周详——都是高级英语考试辅导班和其他课外加强班。

“我如果不上辅导班，就拿不到 5.3 的平均分了。”我忍不住说。“那就轮到温迪做毕业生代表了。”

“哟，哟，哟。你可曾在湄公河上乘着运米船顺流而下，两岸的竹叶沙沙声催你入眠？”

我们仨互相看了看，三副备受折磨的表情。

“你可曾爬上过吴哥窟的巴肯山，去体会那美不胜收，让人惊艳的绚丽晚霞？”

我在心里耸了耸肩。戈德奶奶可能要失望了。

“毕业生代表和平均分 5.3 对我太重要了。可能你不知道，这可是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敲门砖啊，比方说韦莎学院。”

“你上州立大学人类文明就要灭亡了还是怎么的？”

我们仨同时倒吸一口凉气：州立大学！

“好啦，丫头，你就不想自己去生活，去感受，去探索，去经历……”

“戈德，你也该知道，现在才说已经来不及了。”爸爸忍不住插话。他从来不管奶奶叫“妈”。

“扯淡。她还有俩礼拜时间呢，太充裕了。”

“严格地说，是一个礼拜外加六天。”老爸反驳。

妈妈拿眼神捅了爸一下。她经常这么刺他，因为老爸对争吵避之唯恐不及。如果在车管所排队时有人加他的塞儿，他一准装没看见。要是餐厅侍应生在他账单里不小心多写了个焦糖布丁，他准保照单全付。对他来说，不起争执就是万事大吉。这时，老爸很不情愿地清了清喉咙，说：“我们知道你是好意，戈德，但是，但是……这没得商量。”

“咖啡，谢谢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玻璃的碰撞声，静了一下，然后戈德奶奶说：“那好，莱奥纳多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。当着你们大家，一个不缺……”

我妈抓住我的胳膊，她整齐漂亮的指甲都嵌到我肉里了。“韦莎，你去给车加油。”这显然是命令式，而不是祈使句。她的酒窝已经不见了。

“别去葛斯加油站——他家油罐校得不准。”爸爸不由自主地说，“走富兰克林大道，比主道近两分钟。”

要在平常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开着沃尔沃兜风了。我有驾照了。但现在，我更想听听戈德奶奶是怎么胁迫我爸妈未遂的。

戈德奶奶的声音再次打破沉默：“喂？有人吗？莱奥纳多，现在该让她知道真相……”

没等她说完，我爸妈已同时扑向听筒。

什么真相？好吧，反正我早晚能知道。爸妈和我之间没有秘密。

我小心翼翼地在门前死胡同里把车调了个头，开到了最近的加油站兼便利店、咖啡馆。戈德奶奶说我的调调让人反感：好像我没出过北美，或者没背包纵穿过欧洲，就没德智体全面发展似的。这能怪我吗？我爸怕飞行怕得要死，我妈又那么讨厌户外活动（“太多变数”），所以露营才没上过计划表——所以我从没旅行过。谁在乎啊。少了这点能对我的人生有一丝影响吗？哪怕换个有分量的：就算我成绩再好，我也从来没单独拿它说事啊。我还参观过那么多博物馆和画廊，欣赏了那么多的交响乐和话剧，看过数不清的书呢。如果我还算不上全面发展，这世上还有谁算得上？

她还含沙射影地说我不正常，就因为没接过吻？气死我了。我的好朋友们也没一个交男朋友的。整个西雅图英才预科学校里，只有一个女孩子约会过：对了，温迪。她从六年级就开始接触男孩子了，竟然没影响成绩。她有过目不忘的记性，和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——老天不公啊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开车回家——当然是限速内的，分毫不差地泊好车，又蹑手蹑脚从大门溜了进去。很好。电话还没打完，他们正忙着理论，没听见我回来。我伸长耳朵偷听，却只能零星听到几个词：“气泡……出生……太小……橡皮球……要死……下蛋……”

然后妈妈不屑地嗤了一声，叫道：“戈德，这是敲诈！这点你很清楚！”

“要死”和“敲诈”这两个词令我很是好奇。不料这时我妈问了句，“她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去看看。”爸爸说（他总是尽量躲避戈德奶奶）。

我冲进厨房，一把拉开冰箱门，刚好爸爸走到厨房门口。他额头上除了雀斑，还有一颗颗汗珠，身上的Polo-T恤也满是斑斑点点的汗渍。“韦莎，你回来了？进来吧。”

“好。”我答应着，装做若无其事地开了罐苹果汁。

我跟着爸爸穿过厨房回到客厅。妈妈竟然躲开我的眼神，全神贯注地在英才日志上涂写着。我可从没见过她乱写乱画。她草草画了只梨，见我在看，刷地把纸翻了过来。爸爸拿了张纸巾擦脸，眉毛上粘了一小缕蓝色纸屑。

我弯腰对话筒说：“戈德奶奶，你好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“她早挂了。”妈妈说，声音有些抖。“莱奥，你跟韦莎说说咱们的决定吧。”

他俩在沙发上向两边挪了挪，好让我挤进去。妈妈把我的一缕乱发塞进马尾辫，手有点颤抖。爸爸拍了拍我的膝盖，用手指捋下他的头发，拍了拍，捋了捋，又拍了拍，又捋了捋。我从没见过他俩这么魂不守舍，这么尴尬过。都不像我们家的人了。就算去年，我在地区拼词比赛上就因为拼错了一个“ektexine”输给了温迪·司徒派克，把去华盛顿特区决赛的机会拱手让给了她（最后她拿了第四名），也没见他们这样。

“好吧，是这样，韦莎，我们俩都觉得，你跟戈德奶奶到东南亚旅游一次……那个，机会难得……没准……没准能帮你建立……嗯，提高……”爸爸结结巴巴，显得很低效。他说这些个没意义。关键是，他们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假期，就让我放弃学业上的全部努力？我趁他停下唠叨歇口气的时间，把这些想法一股脑地倒了出来。

他俩无比谨慎地回答说，他们都觉得这趟旅行对我是件好事，我应该去，我必须去。

什么？他们是不是我的老爸老妈啊？我爸妈每次提到“戈德奶奶”都是一副很不待见的样子，那调调跟说到“无组织”、“浪费时间”或者“无计划”这类词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现在他们居然肯让她带着我，他俩的独苗，去凶险的东南亚热带雨林闯荡？就在刚才，他们还不许我去只隔六条马路的地方参加舞会！

“你们怎么改变主意了？你们决定了的事可是从来没有变过。”

爸爸又去摸索他的前胸口袋——空了。他叹了口气。

这时，妈妈说话了，还是不太敢看我的眼睛：“要替戈德奶奶想想，和唯一的……孙女……一起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，这对她来说，意义非同寻常啊。”我听得出来，她说得很艰难。

但这说不通嘛。女儿名叫韦莎却进不了韦莎学院，简直没天理，更甭提多让人尴尬了。还推翻了我妈那套理论：“如果一个申请人不但成绩全优，而且和学院同名，就算韦莎这样的精英女子学院，又怎能拒她于门外呢？”她事先的计划要全盘泡汤了。而我呢，就变成了“大输家韦莎·斯柏，只进了所州立大学”。

没能进韦莎女子学院，是我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之一。她一直觉得，倘若当初这个梦想成真，她的人生会大有改观。而且她下定决心：如果有个女儿，一定把她送进韦莎学院。“上不上是她的事，但她得有这个机会。只可惜我当年没有。”

但是现在，这不是首要任务了？戈德奶奶到底是怎么敲诈我父母的？还是直截了当地问吧。

“她敲诈你们了？‘下蛋’是暗语吗？”

我妈呆住了，茶杯停在半空中：“偷听是可耻的行为，韦莎！我真替你害臊！”

“可耻。”我爸没精打采地附和。他脸色发白，脸上的雀斑活像拿铁咖啡里的巧克力屑。

“那，你们的意思是我必须牺牲成绩去旅行？”我自顾自地接着说。

妈妈表情扭曲了。她猛地抽泣了一声。我眼睁睁看着她冲进楼上卧室，摔上了门。“抱歉，韦莎。”爸爸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紧紧攥着

